

孟子趙注

函一冊一

卷之三

七

孟子趙注

關中叢書序

聚天下之書與聚一國之書其難易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其難一也雖然天下之書兼收並蓄焉耳此之所無彼之所有似難而實不難者也一國之書方隅得而限之雍錄之不可言豫猶晉乘之不可移秦也似易而實不易者也夫叢書者聚書之謂也而關中者今之一行省古者諸侯之一國也羲畫開天文字鼻祖書如秦誓詩如秦風史如馬班儒如張呂甚至賈蕭趙摯杜劉顏韋著述繁多指不勝僂固宜戶有藏書甲於天下矣然而永嘉荼毒慕容僭號唐之天復金之紹定兵戈饑饉轉徙流離舊族無存

斯文墜地矧在今日私楮官縢尤爲脫喪殆盡乎是誠所謂似易而實不易者也雖欲聚之庸有濟歟力子邵公之治陝也振興文化博訪羣書謂吾人忧於珍祕之難致遂並其可致者而亦忽之烏乎可於是枉過荒齋約余主鉛槧之事且以蒲城王君卓亭爲助蓋繇辛亥軍興倏逾廿載武功旣定文德宜修蕭相入關而收圖書與朱明入燕而求典籍胥是道也顧聚書之道不一或述經史或資音訓或廣聞見或寓鍼砭或者獻存其文章或沿革考其原始譬之遊都市而五色迎眸過庖廚而百味馨口紛綸雜列之中必有合於色之當王味之適性者唐以西齋書目

宋以百川學海發其端迄於近代風會所趨而嶺南畿輔
湖北豫章諸刻觸類引伸專重鄉土皆其繫名以地數典
不忘見者同美咀者同耆裒然成一國之書可以引爲先
例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余
之勉從茲役也固明知荒陋無當不能達其所欲至而猶
心嚮往之以冀其萬一有合焉則邵公嘉惠吾秦之盛心
庶幾不朽矣聚書難易又奚足論哉是役也江寧吳君敬
之渭南武君念堂興平馮君孝伯南鄭林君捷三三原晁
君秋舫皆相與校訂寒暑不渝者附書簡端所以誌賞奇
析疑之樂而非獨其用力精勤爲可幸也乙亥仲春長安

宋聯奎序於城南草堂

關中叢書例言

一關中爲從古人文淵藪著作如林是編擇其上自漢唐下迄近代凡鄉賢遺製足助身心學問及有裨實用者悉採付印冀獲類聚而免散軼

一昔人叢書多以經史子集分類然得書先後不一校訂遲速亦異統集部分殊多窒礙今依知不足齋一函一集之例略爲詮次仍按朝代敍列每函以十二冊爲限一叢書不限方隅此編繫名關中自宜界畫井然然畿輔叢書如董廣川史忠正徐星伯朱笥河諸家所著又未嘗不兩籍並存今略仿其意凡他籍名賢著作繫乎關

中故實者各集酌收一二但不宜占多數致貽喧賓之
誚

一坊肆盛行卷帙太繁之類俱從略所輯諸書或僅鈔本
或刻本而板佚或雖多刻本而謬誤脫漏亟須校正皆
得入集至於校讐則廣求善本參互考訂以求一當風
葉几塵未必淨盡識者鑒焉

一自西漢劉子政校書有條其篇目撮其指意之舉近代
四庫全書每編必撰提要由是歛鮑粵伍叢書皆有後
跋此編於著書顛末稿本淵源或得諸故紙或求諸遠
方以及訂證苦心選擇用意皆爲綴書卷尾一如前人

之例原本閒有舊跋亦並存之冀仍廬山真面
一叢書原貴珍祕不貴沿襲此編既以鄉邦文獻爲重雖
散見其他叢書而有合於本編主旨者仍應搜剔入集
以存其人期無遺珠之憾

一海通以來學術陡變加以國家改制融貫中西學尚宏
通不專守舊近代如劉古愚李孟符宋子鈍諸先生固
已力主維新刊書行世其他未宣之祕正待各方寄編
果底精純卽當採取惟生存弗錄以符自來叢書事例
一是編原不顯分集部然鄉先輩詩文多至不可勝收闕
亦成爲憾事無已則凡通行大集概不加入若零星單

本未經廣布者則酌予甄採以備一類非徒掇拾詞章
兼欲闡揚幽隱也

一關中彫敝之餘故家零落徵書頗難茲就已得各種陸
續分集付印管蠡所及極知其隘此後仍當力求未見
之書倘有嗜古君子廣示珍本聚爲大觀尤所企望

孟子題辭

趙氏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
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
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
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
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
桓子孫旣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
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
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

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

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敍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君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

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旣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

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入紜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已詳矣儒家惟有孟

子閟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
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
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
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
亦宜乎